

緇門警訓卷第五

我五

終南山宣律師賓主序

夫損己利他者蓋是僧家之義也害物安身者非爲釋子之理也有賞善罰惡之能斷是非不平之事若是先人後己辨諸佛之慈心

我五

如或爾死我活乖六和之妙行爲主者倘存仁義感十方衲子之雲臻若乃私受人情招千里惡名之遠播爲賓者懷恭執禮有義而到處安身苟取狂圖無義而隨方惹怨今者幸生中國得賴空門脫萬丈之火坑拋千重

之羈網如囚出獄似鳥開籠履布金積善之場住七寶無殃之地天龍恭敬神鬼欽崇非桑蠶而着好衣不耕田而食美饌何須結怨饕利非理圖財求蝸角之虛名閉人天之坦路取龜毛之小利穿地獄之深坑積恨結於

今生受波吒於後世縱使滿堂金玉牽纏自己愚身直饒羅綺盈箱闢亂子孫業重少求儉用免逼迫於心田知足除貪播馨香於意地或住梵刹或掛雲堂莫論他非但省已過若有才高之者把三藏以研窮志淺之流覽

五乘而課誦切莫口行慈善肚裡刀鎗面帶笑容心藏劔戟貧者不恤老者不憐忘慈親鞠養之深恩乖師長提攜之厚德如斯用意退十方檀越之信心執假迷真惹四海英賢之譏誚是以丁寧勸諭仔細精專聞之者破

我慢之高山覽之者靈昏迷之巨海皆希稟信普願回心只宜來世勝今生莫遣今生勝來世奉勸大眾疾須覺知大限臨頭悔之莫及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行脚

大凡行脚須以道心爲重不可受現成供養等閑過日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每日十二時中裂轉面皮討箇分曉始得若只隨羣逐隊打關過日忽然死了閻羅老子打算飯錢莫道我不曾說與你来若是做工夫須

我五

二

要時時檢點刻刻提撕那裏是得力處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若如此檢點做工夫時定有到家時候有一等辦道人經又不看佛又不禮繞上蒲團便打瞌睡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

與人說雜話若是如此辦道至彌勒佛下生時也未有人手底時節須是猛着精采提一箇無字畫參夜參與他厮睚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可在蒲團上死坐須要活弄恐雜念紛飛起時千萬不可與他厮睚轉關轉多

有人到這裡不識進退解免不下成風成顛壞了一生宜向紛飛起處輕輕放下轉身下也行一遭又上蒲團開两眼捏兩拳豎起脊梁依前提起所參話頭便覺清涼如一鍋沸湯攪一杓冷水相似若如此做工夫日久歲

深自有到家時節工夫未入手不可生煩惱恐煩惱魔入心若覺得力不可生歡喜恐歡喜魔入心種種禪病說之不盡如衆中有老成道伴千萬時時請益若無將前輩祖師教人做工夫語言看一遍如親見相似如今向

我五

三

此道者難得其人千萬努力向前望汝早早打破漆桶歸來與老僧指背偈曰瞻風撥草離家時一念途中善護持近日叢林風味別脚頭到處着便宜

石屋珙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汝師年老中山寺朝暮無人可瞻侍不歸掃
洒執中瓶師資禮法合也未汝母兼又年紀
高除汝一人更無二望斷秋風未見歸倚門
日日長垂淚離師棄母入山來所圖畢竟成
何事安貧樂道固所難住箇茅菴豈容易也
要種竹栽松也要鉏山掘地也要運水搬柴
也要澆蔬灌芋也要行道諷經也要攝心除
睡藜羹黍飯塞飢瘡淡齏薄粥通腸胃人生
皆爲口體忙我亦未免形骸累自家心地如
未明業識茫茫無本據水邊林下暫經過吾
汝皆非久居計月江和尚有書來勉汝歸寧
有深意開緘未讀便抽身不負來音全孝義
有言孝爲百行先在俗在僧誰不然侍師奉
母名教田何湏入衆并參禪忽然思靜又嫌
喧短策不妨閑往還

結制小叅

佛祖門風將委地說着令人心膽碎扶持全
在我兒孫不料兒孫先作弊紛紛走北向奔
南昧却正因營雜事滿目風埃滿面塵業識
茫茫無本據縱饒掛搭在僧堂直待板鳴歸

被位聚頭寮舍鼓是非收足蒲團便瞌睡癡
雲靨黷性天昏石火交煎心鼎沸暫時寂寂
滯輕安一向冥冥墮無記百丈清規不肯行
外道經書勤講議因果分明當等閒罪福昭
然渾不懼或遷一榻一間房放逸總由身口

我五

四

意頭上无脚下磚身上衣口中味一一皆出
信心檀越人家施未成道業若爲消捫心幾
箇知慚愧今日三明日四閒處光陰盡虛棄
一朝老病來相尋閻翁催請死符至從前所
作業不忘三塗七趣從茲墜袈裟失却復再

難鱗甲羽毛披則易看它古之學道流直忘
人世輕名利煮黃精煨芋飯一搏水一器
爲療形枯聊接氣石爛松枯竟不知洗心便
作累生計物外清閒一味高世上黃金何足
貴劫空田地佛花開香風觸破娘生鼻選佛
場中及第歸圓覺伽藍恣遊戲茲因結制夜
小叅不覺所言成此偈

上堂

六月七月天不雨農家曉夜忙車水背皮焦
裂脚底疼眼花無力欲悶死公人又來逼夏
稅稅絲納了要盤費大麥小麥盡量還一日
三食不周備思量我輩出家兒現成受用都
不知進道身心無一點東邊浪宕西邊嬉三
箇五箇聚頭坐開口便說它人過及乎歸到
暗室中背理虧心無不做莫言墮在異類中

我五

五

來生定作栽田翁前來所說苦如此那時難
與今時同古德訓徒有一語對人天衆拈來
舉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

中峯和尚遺誡門人

佛法無你會處生死無你脫處一報之身如
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你了辦處著
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取得眼來早已
四五十歲了也你喚甚麼作佛法任你以百
千聰明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
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
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遠說時似悟對
境還迷此事向道無你會處你轉要會轉不
相應你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
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
會的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已躬下真叅實

悟乃能荷負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
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
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橘皮自認
爲火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
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四十年的
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
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
幣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
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
道流沒要緊遇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
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榜陷人喚作我持
公論殊不知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縛
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
所持底公論你還知多少人在你背後掩鼻
之不暇生死無你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

我五

六

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一
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祖
累發重誓逗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
奈何依舊識它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莫
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

麼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
教你知衆生結縛濃厚無你奈何處你若無
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
寂丐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
慚人所以知佛法無你會處生死無你脫處
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握握住
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驚尔撈
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誠閒

世人未有不以閒散爲樂而共趣之逆問其

故乃曰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馳心志勞而形體痛以至結於情想接於夢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貴奚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青天曰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

我五

七

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拔塵遠俗以遂其閒余曰忙固勞形後慮也閒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之閒也余將直言

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後則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聖賢出世之道倘不忘食廢寢則根無利鈍又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迄今歷試諸難蓋欲

示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叅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体如泰山之不動心等太虛之無爲豈一閒字可與同日語哉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孜以安閒不擾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慚而復嗜閒於踈散之域也余故書此以爲後閒者之誠

千崑長禪師示衆

叅禪爲第一持戒爲第二作福爲第三禮誦爲第四既作出家兒須行四種事不可縱汝心不可恣汝意不可懶汝身不可昏汝智諦觀苦與樂痛念生與死莫憂衣與食莫貪名

與利時中惺惺著胸中蕩蕩地行坐合清規
動靜依先制常近善知識常遠惡朋輩若能
信我言成佛極容易若不信我言出家徒勞
耳是百姓光頭是脩羅聚會是地獄抽芽是
畜生羣隊快脫袈裟來快出山門去且自做

蓋

八

俗人莫與我同住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若言舍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舍之情衆
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脩淨土者當
如何脩衆無語復自荅云生則決定生去則
實不去又云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
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世之學佛者其始莫不皆曰爲生死事大及
平聲利所動世緣所汨則生死大事置而弗

論或爲人扣擊則它辭託跋不能自決或云
此不須問或云不必用知或云符到奉行莫
作計較或云隨處受生出入自在或云且生
不高不下之家復男子身或云把定精神見
善惡相不得隨去或令預候之時或教臨終

奪陰或云百骸潰散一物長靈或云形散氣
消歸於寂滅如是種種臆度矯亂皆不出凡
夫外道斷常二見逮乎四大解分痛苦所逼
識神無主隨業輪迴決無疑矣假令定日尅
時坐脫立化世德可致未足爲奇斯由不見

我五

九

十六觀經不知九品生相不信弥陀願力而
堅恃所具自甘塗炭豈不爲之悲哉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問曰但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
求生它方荅曰真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今存龜鑑以破多惑諸仁者當觀自己行從見性悟道受如來記紹祖師位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辯才證法華三昧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皆通行解魚脩能如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

蓋是自利利他豈肯悞人自悞况大雄讚嘆金口丁寧希從昔賢恭稟佛敎定不謬誤也仍往生傳所載古今高士事跡顯著非一宜勤觀覽以自照知入當自度臨命終時生死去住定得自在否自無始來惡業重障定不現前此一報身定脫輪迴否三途惡道異類中行出沒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方世界隨意寄託定無滯碍否若也了了自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却致永劫沉淪自失善利將復尤誰嗚呼哀哉

何嗟及矣

慈雲式懺主三衣辯惑篇

佛制法衣但三一曰安陀會二曰鬱多羅僧三曰僧伽梨此三法衣定是出家之服非在家者所披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幟非

俗人所爲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著三衣外道裸形無恥白衣多貪重著雜阿含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髮服三法衣而出家也據斯以知定非俗服世云梵網經有通俗著者人見彼經廣列王臣道俗盡得受戒應教

我五

十

身所著袈裟等言便令士女受菩薩戒者著七條衣觀彼經文未必全尔袈裟正翻爲染或翻卧具據翻染者祇是通制道俗受戒須服壞色恐其染同特艷乖於法制乃云應教身所著染皆使壞色或有風俗不可盡制而

出家菩薩必須染壞故復文云比丘應與俗服有異何曾通俗着七條衣或翻卧具者南山云三衣總名梵網經云披九條七條五條袈裟即其文也若尔者又何妨袈裟之語別在出家亦即文云比丘皆應與俗服有異尋

天台及藏法師章疏俱作染壞義釋並無通俗三衣之說雖方等經中通俗備懺入道場時許着三衣但是單縫不許却剃佛言此三衣者一名單縫二名俗服荆溪師云若却剃者即是大僧受持之衣是故此衣應須別造

世有借出家人衣深爲未可故知雖三衣非出家服出輔行記信其梵網若已許着方等何故要須單縫乃至阿舍佛令取阿難鬱多羅僧與婆四吒女着等此出自聖意暫尔赴機滅後下凡須依定制一切戒律涅槃重宣最後

持

十一

之言方爲指定三衣許俗彼經無文餘或云攘灾免厄許與小片至如戲女暫挂獵師假披或云得四寸而飲食斯充挂一片而羅刹不敢蓋顯三衣之功用非許四民之受持出家開邪之人尚昧持衣之軌在塵煩雜之衆

寧知奉法之儀南山云若受用有方則不生罪戾必領納乖式便自陷深憊一生無衣覆身一死自負聖責何慮無惡道分觀斯之言自坐深過忍將非法誤累在家更有憊妄不能緘默多見道俗競挂絺子濫觴久矣滋彰近矣且三衣五納制聽二典絺子名狀出自何文設以三衣破片而迴作者比丘衣損祇合補治令不失受持豈容披其破片更立異名何殊遭賊失衣比丘乎或云院內執作暫挂無妨者安隋會正是院內之衣何不着耶

至於俗家弟子若免灾厄不應常挂袈裟之
片若許常挂何不全許三衣而但許一片耶
南山引僧祇龍着袈裟免金翅難乃云必不
順教則所被無力袈裟違教尚云無力況今
絡子特新裁染公然製造若名若体全是非
法驗知披挂得罪無福今略書三種違教之
咎庶幾讀之有過無大必改爲善一者絡子
名体都無所載制聽二教一切所無既乏五
功濫叅三賤違教之責冥報非虛二者制聽
二教唯佛一人自菩薩聲聞述而不作今既
自制絡子仁者便是佛耶三者隨外道輩非
佛者流南山云以雜色線縫於衣上作條幅
者是外道法結偷蘭遮况乎造非法衣殊乖
先制非外道輩斯何人哉幸願四方道人行
大乘者讀文尋竟莫守已情擔麻棄金殊非

我五

十二

智者革弊從正斯則達人應知無上佛乘解
無道俗傳持之軌誠在律儀涅槃扶律談常
正在於此律範若壞法假誰傳豈生爲人不
護眼目斷常住命非旃陀羅耶昔靜靄法師
值周武行虐自恨不能護法出家奚爲乃坐
石舊刀徧身剖肉引腸挂樹以手捧心而卒
嗚呼古賢護法其若是乎我等既數未能宜
守法制莫致毀損殃墜自他矣

緇門警訓卷第五

音釋

簣

其貴切
土籠也

桮

苦胡切
木名

痛

蒲戒切
也疲勞也